



最后的邮局,最后的邮箱。



陈家祠堂屋檐上的狮子曾历经风雨。



当地文物——桂林里牌楼。



陈太一边洗衣服一边无奈地说,搬走是肯定的。

# 官洲岛:最后的周末!

□本版撰文 时报记者 廖卓斌 本版摄影 时报记者 巢晓 廖卓斌 实习生 李细华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对于久居官洲岛的村民来说,也许是最后的一个周末了。据9月5日市政府通告:10月15日为官洲村各单位和个人与海珠区政府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最后期限。前日,记者前往这个曾被称之为广州的海南岛——官洲岛作最后的“一日游”。

前日一大早,记者搭乘地铁四号线抵达官洲站,出站后发现,一辆大型吊车正在拆除一间民宅,轰鸣声几乎响彻半个官洲岛,其粉尘如硝烟般弥漫,此情此景在告诉来者,离一个全新的官洲已为期不远。

现场施工人员对记者说,负责房屋拆除的施工队伍在9月初陆续进驻官洲岛,随即开展拆除工作,由于早前有不少村民与区政府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并陆续搬出官洲,因此,只要迁出一户,就拆除一户。目前工作进展顺利。

沿着隐约可见的乡村小路,记者走入了即将拆迁的官洲村,路上,碰到一位年约40多岁的陈叔带

着儿子从新居赶回来,他对记者说,在这里住了几十年,对这里的一土一木都有着很深的感情,现在响应政府的号召撤出官洲,尽管前阶段已经迁走了,但趁着过几天封村前多回来看看,也顺便收拾一下没来得及带走的家当,陈叔说,每次回来总会流下不舍的眼泪。毕竟,相守几十年的家园,总免不了有点伤感,但顾全大局是最重要的。

记者在飞翔里一间民宅前驻足,陈太相当热情地招呼记者入屋参观,这是一栋1982年建的两层独立“别墅”,占地约100平方米左右,正厅两侧各有睡房,楼上也有一厅一房,带几十平方米的天台,房子前后都有花

园,花园种有好几种果树,目前只有两老在家住,子女们都出外打工了,只是周末大家才回来与父母团聚。陈太说,在官洲岛住了几十年,这里空气清新,花园里的水果就足够家里人吃一年,现时正是享晚年之福。每逢节假日,子女都带上小孩回来团聚。

在记者参观时发现,陈太还没有搬迁的迹象。陈太一边洗着衣服一边无奈地说,搬迁是肯定的,政府要在这里建生物岛,我们一定要支持的,只是目前由于其他原因还没有同村里办好手续,等所有手续办理完毕后就就会迁离。现在只是想过好每一天,到时就带几十年的官洲情结带到新居。

## 相传黄埔军校曾拟选址官洲

中午时分,记者来到一间并不显眼的青砖古屋前,发现一位心事重重的老伯坐在家门口,双眼神色凝重地注视着进岛的游客。记者走近与之攀谈:

记者:你是这里的屋主吗?今年多大了?

陈伯:是的。今年67岁了。

记者:我们进岛发现村里有一个很大的陈氏大宗祠,官洲岛的村民以姓陈为主吗?

陈伯:是的,这里姓陈的占了90%以上。

记者:这房子应该有些年代了吧?你在这里住了多久了?

陈伯:我们祖祖辈辈都未曾离开过这里,现在算起来起码有7代人住过这古屋了,而这座古屋至少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记者:搬离官洲岛一定是不大舍得吧?

陈伯:这是肯定的。每一个人总会有思乡情结,7代人相继栖身于古屋,尽管早些年几个儿女都分别到城里工作了,而我和老伴也一直相守于此,现在说搬就搬,确实是难舍难分啊。

记者:官洲岛四面环水,的确是人杰地灵的好地方,也难怪在离别之时会有一种特别的伤感。

陈伯:是的,听前辈讲,当年的官洲岛是兵家必争之地。相传民国初期,蒋介石就曾打算在官洲岛上兴建其官邸作后花园,但后来因战事频频而放弃了。也有传,当年孙中山曾打算把黄埔军校建在官洲岛上,后因种种原因而流产。

### 相关链接

广州市政府于2008年9月5日发出通告,要求官洲村民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征地拆迁工作。

《通告》称,广州市海珠区官洲国际生物岛内的集体土地,经省政府报请国务院批准,同意征用,市政府于2004年4月发布《征用土地公告》。官洲街官洲经济联合社、仑头经济联合社与海珠区政府签订集体土地补偿协议,征地补偿安置费用已全额支付给被征地单位。

《通告》要求,征地范围内尚未签订房屋等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于2008年10月15日前,与海珠区政府签订补偿安置协议。逾期不签协议、不按期交出被征收集体土地者,将被依法强制交出土地,并不享受政府规定的各项优惠奖励政策。



▲一名随父亲回家收拾东西的小女孩抱着自己心爱的小熊准备离开。

◀清晨,一台钩机停在一幢破房子前准备施工。据9月5日市政府通告:10月15日为官洲村各单位和个人与海珠区政府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最后期限。

